

续资质通鉴长编

續貴州通志卷之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七月庚午三省樞密院言通判沅州賀瑋奏請本州蠻漢雜居相犯則漢人獨被真刑而歸明人止從罰贖實於人情未便乞將沅州誠州蠻漢人相犯立定年限從法律斷罪下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相度到沅州歸明人除附近城寨處及與漢人雜居處若有相犯或自相侵合依律令敕外有渠陽寨歸明人并去城寨至遠蠻人依沅州一州敕除強盜殺人放火誘略人以上罪並其餘罪犯情理凶惡者送本州按治餘並令本縣寨斟酌罰贖仍改凶惡作深重字其去城寨至遠

並渠陽寨歸明蠻人更候二三年取旨從之

辛未侍御史賈易言臣竊惟聖朝惠養下民其賜至厚
凡事有不便於民者無不更張至其安利而後已伏見
諸路人戶積年逋欠官物名件極多如貸糧種子牛錢
保借興修水利錢斛之類一年既有數色累年計之名
件極繁幸而小稔官司檢舉催索源源不絕罵詈馳迫
若無所容隨其多少與之煇食方肯少寬期限其間力
可輸官者鈔寫年月所欠色件多少之差所費數倍重
以過期追呼決責曾無一日休息之路況有卒歲安飽
之望乎甚可傷也臣愚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令戶部條
析積欠名件取其三年以外者一切蠲除則田里無愁
嘆之聲而州縣大減追擾之弊矣貼黃催理積欠雖有

分科帶納之法然累年名件實繁民力彫困償還未逮
州縣迫於程限須行催索終是少能收納至如去年一
槩添錢折納所入絕少以此言之官方徒費行遣民下
但增騷擾不若蠲除以寬疲瘵且使斯民蒙被聖澤無
窮盡也

密疏六年七月十四日

又言臣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

傷奏乞斛斗賑貸朝廷惻嗟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
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貫俾救其患聖
恩深厚與天同大矣臣每接士大夫必咨訪災傷次第
皆云浙西自去冬太湖積水不退今春多雨民田水潦
既深有妨耕種五月以後方幸晴霽先擇高田中平處
布種忽於六月初間大風駕起海漲壅障江湖水勢漲
溢內蘇秀湖州泛入城中渰浸居民廬舍出於倉卒人

意所不能測下戶生計橫遭漂蕩至有食生米發疾而死者甚衆不數日湖落水淺農田漸可耕墾兼本州自亦依條發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二浙佃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欲乞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上以寬兩宮焦勞之念下兼以塞小人欺弊之源暢然施實德於民無敢僥倖苟且希合矯誣之弊貼黃二浙比年財用空竭雖常平錢斛所存無幾今來方是秋初偶因風潮有此水患若不預行申敕竊恐部使者意懷觀望專以支散數多邀求賞擢向去歲月尤長何由周給果能盡其誠心爲朝廷責實則所賜錢斛或遂有餘因可以備預不虞其利甚大

密疏六年七月十四

日

殿中侍御史楊畏言

密疏係七月十二日
後臣竊訪

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爲甚外常杭二郡絕爲輕
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
大漂蕩浸溺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自
有可種之處其說紛紛不定而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
湖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
可以種作此說差多然此未敢必信也臣前日上殿恭
聞太皇太后陛下聖問憂勞惻怛首及此事臣因退加
審察所聞如此臣竊謂情僞不明最爲國之大患今一
方水災而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不察臣謂宜下本路
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
及凡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

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
謬妄卽乞重行降黜兼勘會朝廷近日別遣使者支撥
斛斗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爲不多若見
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爲長遠所
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若計置不前則惠不可及民
有餓殍若用度可足而又挾勸誘之威則害及平民凡
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臣謂宜令賑
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
待報者雖一面施行亦須使其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
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庶幾上稱朝廷勤恤民隱
之意

己卯左宣德郎呂大臨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並

爲正字大臨大防弟也先是大防謁告劉摯謂傳堯俞
蘇頌蘇轍曰明日與大臨了卻正字差遣皆曰諾及退
王巖叟獨移簡摯曰命出必有竊議者恐於朝廷於公
及其人皆不爲美事摯答曰敬服逾兩月卒與觀並命

八月五日賈易云云六日觀罷新命劉摯日記云二十
二日除日呂大臨秦觀並祕書省正字大臨左揆之弟
有學行觀能文有氣節向亦遭嫉嫌攻以曖昧事除日
下舍人初欲論觀事後遂已東臺亦過矣按摯所稱舍
人及東臺當考姓名時范祖禹朱
光庭爲給事必光庭嘗有論列詔曾肇中書舍人

除命勿行先是給事中范祖禹奏曾肇兄布在熙甯中
與呂惠卿皆爲王安石腹心造起新法變更祖宗舊政
埽地而盡權勢薰灼其門如市肇因緣附會揚歷清要
陛下嗣位兼收人才擢肇侍從御史王巖叟彈奏至十
餘章朝廷終不聽前年黜責蔡確諫官吳安詩又言彭

汝礪營救蔡確中外皆傳爲肇所使梁燾劉安世亦累有論奏肇以此乞外任出知潁州肇在熙甯中立朝則如彼元祐以來人言又如此肇有詞學不後衆人使之自立何患不達而前則附會安石後又陰助蔡確今除中書舍人乃肇舊職誠不爲遷然士大夫藉藉皆以爲不可臣恐公議不協煩言交興伏望聖慈更賜裁處令肇且處外任官所以安全之也左諫議大夫鄭雍奏臣竊聞除曾肇中書舍人告命未下物論已喧案肇進不以正臺臣嘗具論奏臣不復縷陳請止以肇昨罷中書舍人時事言之當蔡確怨詛之時忠良共憤而肇陰贊大臣力爲營救欺賣同列內藏邪謀尋爲諫官交攻肇自知其迹不安遂堅求引去當時雖不露其顯狀而

諫章具存今復使還舊職必將有力於確黨況肇已在侍從不爲不達但朝廷近職宜得端亮之人儻使陰邪漸據要津得無害政且確有無君之心義當棄絕而肇主謀營救則不忠於陛下矣陰同議論而獨不公言則不信於朋友矣使如此人得在要地則忠信道絕況將害政者乎伏望斷自宸衷特罷此除命以厭正論

劉摯日記

祖禹駁肇除命八日降出十三日又除出祖禹蓋兩奏也

肇旣罷權刑部侍郎彭

汝礪言臣竊聞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兼畱守司公事曾肇近除中書舍人言者謂肇元祐四年與臣在後省同商量入蔡確文字臣曾具章疏肇卽無論列臣獨坐罪去謂肇賣友不當復用肇改命竊緣蔡確事從初與肇所見不同及確開析狀至除分司南京肇已移給事

中是時惟臣當制肇自無因與此言者不見首尾遂以
賣友之罪加肇自初出徐州時及至還朝每有人以此
問臣卽一一具以實告且使肇初與臣同其後輒變須
臣言之人乃知之幽明不可欺初本無是事臣安得作
是言臣初無言人乃欲以疑廢肇失矣肇學問有根本
識慮通古今頃司誥命多所規正緣此不用人情所惜
臣數以愚妄白干典憲猶蒙洗濯復在近侍安坐飽食
一毫無補仰慚下忤靡所遑息今復以不肖下累賢能
之士不用上使朝廷之賞罰失當臣罪將不勝誅矣惟
朝廷加察焉臣聞之人主之治天下而能役使羣衆俾
爲正者知所勉爲邪者知所懼凡以賞罰一失其當則
君子小人將各失其所其弊蓋有不可勝救者詩曰陟

降厥士曰監在茲言天之於人君其進退雖微必察也此不可不謹惟陛下曲留神明回照幽隱使任位者不以無故廢則是是非非明白善善惡惡審而民服矣或曰人方排肇肇命又已格徒與肇辨無益且有咎臣曰人蓋未嘗知之也須臣言而乃明也臣而安之是實肇惡於天下也君臣朋友於天下達道不獲於朋友亦無以事君矣臣知義而已從違禍福臣莫敢知惟陛下幸察不報劉摯敘肇事云肇博學能文前年責蔡確中書舍人彭汝礪頗告人曰肇教我始助我議欲繼奏今不奏是賣我言者取其說肇不辨求去汝礪去年召還肇又一年召而夕屏猶以爲不可何也汝礪有韓范之助故也衆謂肇沈深難保議者頗疑之不欲其來謂其

陰很異曰爲害必矣汝礪雖異論然淺戇易見不足慮
摯今日略於上前論之以謂二人賢否邪正皆未論但
上書救蔡確者汝礪也謂肇教之者傳聞之言也汝礪
才一年卽召肇二年乃還舊物反不可借使教之有迹
猶當行遣一等況出於傳聞乎是非不明便行黜責恐
無以服天下實繫朝政得失肇今當且罷然今後如此
事須當先辨是非乃行賞罰庶使人無冤枉亦以塞朋
黨傾陷之事諭曰極是極是肇不得於要人不一略無
助摯言者 監察御史安鼎言乞宗室小功以下親並
不迴避遇有公事依申牒同職官條施行詔吏部立法
以聞 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
說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錄黃曰臣謹按唐代宗大厯中

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嘆息久之曰縣令宰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說上意

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朕適者不思卿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惟恐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事以緩君心之憂也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此乃國家之根本陛下一方之赤子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飢之民耗散倉廩坐失

租稅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
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
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
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
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
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爲晚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
從之舊錄于此書云侍御史賈易言浙西災荒朝廷選
差轉運副使岑象求判官楊懷寶賜米百萬斛錢
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賑濟所乞明詔
本路具災荒分數賑貸次第以聞而殿中侍御史楊畏
亦言兩浙水災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司及蘇湖等
五州令具逐州水災所及縣村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
耕之地各約幾何并具詣實以聞及乞令賑濟司凡大
事并申取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卽許專行訖聞奏
從之易畏奏已全見十四日舊錄於易等疏頗加刪潤
恐失事實要以蘇軾自辨及范祖禹封還爲據新錄與
舊錄因仍無所改

尚書省言江西湖南路按察司相